

爲什麼要當一個「越讀者」？

郝明義 ◎ 大塊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長



· 郝明義先生發表新書演說時，聆聽讀者提問情景。
（照片大塊文化提供）

2007 年 1 月，報紙上有一則小小的新聞，談的是一種有別於美國航太總署（NASA），由私人在發展的新太空船概念。我循著線索，上網去了那個新聞焦點的源頭「藍色原點」（Blue Origin），看到主事者以這樣的開頭寫了一封信：「我們正在很有耐心，一步一步地，設法降低太空飛行的成本，以便可以讓許多人都可以使用，並且可以讓我們人類更盡情地繼續探索太陽系。」因此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發展一種雖然裝載人數不多，進入太空也只能到「次軌道」（suborbital）的太空船，但這種太空船的突破性在於，可以垂直發射，又垂直著陸。

2006 年 11 月 13 日，這個名爲「新謝帕德」（New Shepard）的太空計劃，第一

次發射了這種新奇的太空船，雖然最高飛行高度只有 285 呎（87 公尺），但是垂直起降的模式實驗成功。因此接下來你可以看到從 2003 年開始很神祕地進行這件事情，但是毫不含糊地在德州買下一塊 670 平方公里太空基地，同時網羅美國許多航太專家來進行這件事情的貝佐斯（Jeff Bezos），像個快樂的孩子一樣在開香檳慶祝。

是的，就是那位創立亞瑪遜網路書店的貝佐斯。他離那支太空船可以每年發射 52 次，爲太空旅遊展開新頁的未來，更接近了一步。

我是因爲看到新聞裡貝佐斯的名字，感到好奇而搜尋其線索的。貝佐斯大學讀電腦科學，畢業後進金融業做財務分析，然後成爲網路書店的先驅，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但是，他怎麼會對太空探索感起興趣？又是什麼時候開始感興趣的？

如果知道貝佐斯高中時候，曾經以一篇名爲〈零重力對家蠅老化速率之影響〉的論文，贏得 NASA 的學生論文獎，這個疑問就解答了大半。當時 18 歲的貝佐斯住在邁阿密，他受招待去參觀過太空飛行控制中心回來後，接受一家報紙訪問，說他將來的夢想是，在太空中建立太空飯店、主題樂園，以及太空軌道的遊艇。



後來，我再從他接受幾家不同媒體訪問的回答中，整理出一份他日常跨越許多領域的閱讀書單：豐田汽車的精簡生產線企管書、奈米機器人摧毀地球的科幻小說、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這是他最愛的一本小說）、有關火箭工程的書籍。他從高中時候開始就有的興趣，如何一路跟著成長到現在，也就很清楚了。

閱讀，有各種存在的理由，及意義。但其中最動人，也作用最大的，還是閱讀和理想與夢想結合的時候——尤其，如果這個結合能發生得很早。

閱讀和理想與夢想的結合，可能就是像這個順序。正因為我們無意中閱讀了一本書，開啓了我們對一個理想與夢想的接觸、認知，發生了激動的擁抱，從此我們對人生有了徹底不同的想像、期待及規劃。

閱讀和理想與夢想的結合，又可能像是倒過來的順序。正因為我們對人生有了新的夢想與理想，所以我們爲了往那個目標一步一步前行，從此我們對閱讀有了徹底不同的想像、期待及規劃。

人生的現實，與理想及夢想之間，有著巨大鴻溝的界限。是閱讀，讓我們有機會跨越這個界限。是因為我們想跨越這個界限，而使得閱讀有了不同的面貌及生命。

閱讀之所以華麗，正在於如此。那個18歲邁阿密的孩子一路走來，只是一個例子。

我們正置身人類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豐饒的閱讀時代。

以書籍來說，中文每年就將近二十萬種的新書（含簡繁體字），百無禁忌，無所不有。何況還有無數方便可得的外文書籍。以網頁來說，全世界又以難以計測的速度在分分秒秒地誕生著新網頁。還別提那許多轉發的email、訊息。

面對以網路爲特色的全球化環境，有人說，世界是平的。但是在閱讀的世界裡，可不是。世界正在無聲無息，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拉開閱讀高低不平的差距。

因爲需要閱讀，可以閱讀的東西無窮無盡，無所不在，而一個人每天二十四小時則是唯一

不變的常數，所以每一個閱讀的人都可能在自覺與不自覺中，侷促於一些界限之內。

這些界限，可能是考試教育鎖定教科書與參考書所形成的。

可能是中學與大學長達十年時間對閱讀胃口的影響所形成的。

可能是出了社會後的現實壓迫所形成的。

可能是對於「網路」與「書籍」一些既定印象及使用習慣所



· 讀者專注於郝明義先生的演說。（照片大塊文化提供）

形成的。

可能是對於閱讀時間、空間、工具、方法的不善掌握所形成的。

可能是從沒有意識過這些界限的存在所形成的。

可能是從沒有想像過閱讀可以幫助我們跨越哪些現實與理想及夢想的鴻溝，而形成的。

結果，本來沒有越界閱讀就不成閱讀，現在臺灣許多人卻誤以為「閱讀」就等於「讀書」，「讀書」就等於取得「學歷」與「文憑」。閱讀，被侷限得不得了。但事實上，我們要提醒自己的，只是要相信「閱讀」的力量，而不是相信「學歷」與「文憑」的力量。

《2001：太空漫遊》的作者亞瑟·克拉克，在書中如此描繪太初時代的原始人：「（他們）硬是和同伴嚼著各種漿果、水果和樹葉，頂過飢餓的痛苦——就在他們爲了同一批食料而爭搶不已時，環繞四周的食源之豐富，卻遠超出他們的想頭。然而，千千萬萬噸多肉多汁，徜徉在大平原和灌木林裡的動物，不只超出他們能力所及，也超出他們想像所及。他們身處豐饒之中，卻逐漸飢餓至死。」

我們已經很熟悉 Winner Takes All 「贏家通吃」的說法。其實，只要把「Winner」替換為「Reader」，另一句話就是今天的寫實——Reader Takes All, or, Nothing.

是的，Reader Takes All, or, No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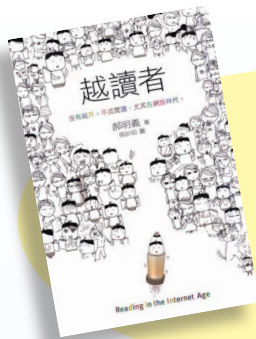
在網路與書籍交互激盪出越來越綿延無垠的天地之時，只有超越界限的讀者，才能盡享廣闊天地裡的一切豐饒，否則，一個侷限於既有觀念與習慣的讀者，則只能茫然失措，或是和那個「身處豐饒之中，卻逐漸飢餓至死」的原始人沒有什麼不同。

拿貝佐斯的故事來開頭，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由於貝佐斯個人的經歷，比較適切地點出我想要說一個「越讀者」，也就是習於越界閱讀者的特點。壞處是，可能會讓人誤會，這又是在強調如何學習成功人士的閱讀之道的書。

沒有。我最近一直在談「越讀」，甚至寫了一本名為《越讀者》的書，要說的並不是這些。

我是因為身為一個讀者，對閱讀一直充滿了太多困惑。

我從小生長在韓國。在華僑社會裡，中文閱讀的選擇很貧瘠，那時最大的困惑就是怎樣才能在週邊的環境裡搜尋到可讀的東西，怎樣才能跨越那個環境的局限。高中畢業後，跨越重洋來臺灣讀大學後，飢渴地抓到什麼都讀，亂讀了一通。美其名曰興趣廣泛，但不免時常看著滿書架的書，覺得空洞無比。畢業後，陰錯陽差進了出版業，又因緣際會地在不同類型的出版公



越讀者

郝明義著/大塊文化

9605 / 255頁 / 24公分

280元 / 平裝

ISBN 9789866841026/AY/019



司與雜誌社之間做過各種性質不同、職階不同的工作，不論就身為讀者的需要，還是出版者的工作需要，對閱讀到底是怎麼回事，又充滿了越來越升高的困惑。1990年代，網路出現了。網路與書籍的界限，以及相互越界的混沌，把我的困惑攪動得更混亂了。

但是我有兩件事情很幸運。

第一，是在韓國釜山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級任導師給了我一份很特別的作業——她要求我每天要寫一篇作文或日記交給她。每天交一篇作文，對一個小三的學生，真成了頭痛問題。後來，我發現一個解決之道。

我在家裡找到一本父親的書。書裡各式各類的文章都有。每篇文章後面括弧裡署一個人名。於是我就每天找一個主題，偷偷更動一些地方，「臨摹」了一年，熬過這一年的功課。

我偷偷臨摹的那本秘笈的書名現在不記得了，但是隨著年歲長大，卻逐漸知道那些括弧裡所署的人名代表了什麼：魯迅、冰心、林語堂、胡適、周作人……。

我跟閱讀與寫作的關係，因為這一本書而起了微妙的化學作用，打開了我人生的窗戶，並讓我對閱讀和寫作樂此不疲到今天。

第二件幸運的事情是，我在四十四歲那年，有個機會把我多年來在這些困惑中的思索，做了印證，也有了點新的歸納。接下來的七年，我跟著自己的歸納，一路做些實驗，也一路展開更多的摸索。所以我現在談「越讀」，談「越讀者」，只是一個不斷進行一些越界嘗試後的讀者，希望給同樣困惑的別人，一些或許可供參考的心得；只是一個自己受益於閱讀，而不斷嘗試跨越人生一些現實界限的人，一些或許可供參考的心得。📖

